

中·国·近·代·人·物·文·集·丛·书

朱执信集（增订本）下

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编



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

朱 执 信 集
增 订 本

(下)

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 编

中 华 书 局

复查光佛函^①

光佛先生：

你的来书，是把我们的议论再翻进一层，很佩服，很佩服。但是我的意思，以为海凯尔所讲的精神不灭，原是有个性，能知觉，要享乐，依托物质的那一种精神。这种精神，完全是人所拟造，各种宗教都认他有的，就是婆罗门教也不能免。佛教是蒙着婆罗门的

① 《建设》杂志第1卷第4号载查光佛来函。转录如下：
记者先生：

读大月刊第二期古君所闻德学者海氏之《精神不灭论》，执信精神终归断灭。此为破除迷信遮拨上帝灵魂教义，作方便说则尔，若精研胜义，则精神当实有不灭之理。夫所谓精神者，当即为吾人之见闻觉知等诸现象。然此现象之本质，究竟为何为真为妄，为有为无。若其为真，云何有灭。若其为妄，则精神外何者为真。无则同于龟毛兔角。但有言说，都无实相。然今吾人之精神，皆可亲证不可云无。若承认为有，则此精神，为从质生，为依力现。质力既有不灭之理，何于精神反云有灭。若非由质力所成，则精神生自何来，灭向何去。又此精神，为自然生，为因缘生。假定有灭，自然灭耶，因缘灭耶。若以变化为灭，则如佛说人之身体，虽刹那刹那变迁无常，然童时观河之见，与耄时观河之见，元无有异。且盲者亦有见性，聋者亦有闻性，前尘有明暗动静之殊，而见闻性从无增减。六根可以互用，如阿那律陀无目而见，跋难陀龙无耳而听者。循此推求，则是吾人精神，可不依附肉体而能常住不坏也。第佛说之所谓不灭者，与西哲之所谓灭者，是一是二耶。凡此甚深了义，不知能依现今科学的唯物哲学，圆满解释否也。愿不弃浅学，详以教之。亦以使凡读者因此而得正确之人生观也。再因此问题，于孙先生学说，所谓行易知难，又得一证。则以人人皆有此精神，皆常用此精神，而不能知精神之本来及其究竟也。转质之先生以为何如。 光佛上。

影响，所以有六道轮回等等话头。其实过去现在未来这种时间观念，东西南北上下的空间观念，不特在佛教认为无明妄作分别，即在近代哲学者对之亦不免有所疑惑，而且个性的基础在于时间之联续，和空间之互相排斥性，当然不生一种不灭之问题。论那要享乐之性，本来和个性相比附而来，如果死去人我相，如何能够享乐？既然是依托物质，那死后精神当然应附枯骨，如何能够别有天堂地狱？如果本来不一定依附物质，那就应该连他以苦乐也可以离物质。那些拿有形有色，能报恩怨，来解释不灭精神的神话，当然不能成立了。来书注重无目而视，无耳而听一层，实在这个视听的工具，尽可以有别种东西替代他。这能视能听的神经，究竟总不能没有。所以佛学所谓见精，并不是常住不坏的东西。盲者、聋者虽然仍旧有见性、闻性，究竟闻见还要生存。生已经是无常，见闻性自然不能够常住。所以别种宗教所拟议的灵魂，固为海凯尔所排斥，而先生所讲的见闻性，也不是不生不灭的东西。此外先生又说质力既有不灭之理，何于精神反云有灭？我的意思质力是否永久，还不过是一个问题。就从现在科学家假定了一个质力不灭的原则，也只是宇宙间的质力不灭。而由质力成就这一个有限期间的连续，有限空间的占领排斥——就是所谓个性，就当然要灭了。在先生所讲是佛的不灭，他这个不灭原是不生，是超越于个性以上的。海凯尔所排斥的精神不灭，是具有个性的本为所作，故应无常。这一层我们把他分别清楚，就不会生出冲突来了。唯物哲学本来没有把所有问题解释完了，但是他这研究方法，是还可以在知识这一个范围内推行。至于康德所讲不可认识，只可思惟的地步，当然不在他所管。但是现在有一班人，想把神秘主义的东西来搀在知识里头，把世间有为的事神的现象，来跟随他的思惟，那就

敢赞成。再讲伍博士他们的鬼话，更是受低级知识影响的思惟闹出来的，稍有知识的人，大概总不会信服他的。拿海凯尔的话来对付他，已经是全力搏免了。先生所讲精神的研究，也可以证行易知难，是不错的。但是现在所讲的精神，是自然的结果，要到精神的动作，才可算入行的范围。这一层我们也要特别注意的。我既不是哲学专门，佛学也很浅薄，但是我想得到的地方，姑且写出来，做大家的参考便了。 朱执信。十月十五日

原载于 1919 年 11 月《建设》第 1 卷第 4 号。▲

不合时宜之调和论^①

近来反对调和的声音渐渐高起来了。章行严演说了一回调和，凡是有主张的人，都反对他。这个现象，是证明社会里头懒惰苟且之风气，渐渐要去，奋斗的精神，渐渐长大起来。在有民国以来，到现在，总要算这个时候最有光明，最能够鼓舞作事的人的兴会。

我对于这一个现象，有两个感想：一个是国民觉悟得太迟了；一个是国民这回觉悟，恐怕还不能彻底。所以我想对于过去的事情，同将来注意的地方，再说几句。

国民希望调和之心事，大概以为：“你们主张急进的，没有推翻旧势力的力量。你们主张保守的，也没有灭尽急进派的力量。两下如果争个不了，是我们受苦，我们也是不愿意的。但是要我帮一个打一个，我们先是分别不来谁是谁非，就算晓得谁是谁非，我们也不愿意牺牲了自己来替别人分别黑白。惟有调和的人，如果成功了，可以不用我们去做牺牲，并且可以安安乐乐来过我们的日子。”至于他们为什么争，调和的是否可以免了争，就不晓得得了。

① 本文写作和发表时间，均不知。据《学者的良心》一文中说：“章行严九月间在上海寰球中学学生会演说过一次调和，跟着就受四面八方的攻击。”本文似作于1919年10月间。

因为国民有这一种苟且的性质，所以“调和”两个字，成了骗人的秘诀。有一帮狗彘不如的政客，想去巴结官僚，又怕被国民攻击，免不得要敷衍一下子革新派，又恐旧派犯疑。横竖这“调和”两个字的旗帜，是随时随地可以打得出的，就把“好同恶异”四个字，轻加上有主张的人一个罪名。自己整日骂着暴民，希冀人家还他一个调和派的好处。这种人本来是应人民的需要来发生的，人民求调和，得调和是物常聚于所好的道理，不能专怪这一班人的了。

我讲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件故事。二次革命失败以后，我亡命到日本东京，一天看见新闻上说：某区——恍惚是本乡区记不清楚了——从前有一个外国人很喜欢猫儿叫，附近的猫儿到那里叫一会，他总给猫吃一顿大菜，奖励他几句。附近的猫，都晓得他的脾气，没有一天不到他家里叫几声的。后来这外国人搬走了，别一个人搬进来。这猫不晓得屋里换了主人，脾气不同了，还成群逐队围着叫。这天晚上，新房主刚要休息一下子，忽然听得东边一个猫叫着调，西边一个猫也应声叫一声调，南边叫一声和，北边也跟着应一声和，推开这半洋式的窗一看，只见十对放暗蓝光的眼睛，在那里乱动。他究竟莫名其妙，赶也赶不动，打也打不去，没有办法，受他吵了一晚，明天赶快退了房子，不敢再领教了。然而每天晚上房子附近的猫，还在那里调和调和的叫（这段新闻我还记得是日本大正三年春间《万朝报》上所载，不过现在没有地方可查）。我想国民爱听这两字，自然有这种人来主张他，就同这外国人的有猫癖一样。所以主张调和的，也就源源而来，没有什么稀奇的。猫尚能够投合时代的要求。何况人类，何况有逻辑头脑的优秀分子呢。

但是这个调和的结果，曾经令人民达到希望没有呢？人民希望的是新派同旧派没有冲突，令他过安乐的日子。不过这个不争，

是永远没有的。旧的势力终归要失败，反动的现象总不能长久。而且我们现在似乎很急激，恐怕不久也变了陈腐了，另外还有一班新的来。一去一来，这个争斗，是永远没有了期的。不过争的人变换了，争的目的变换了，争的方法变换了就是了。世界的人类，没有可以坐享其成的道理。如果自己不出来力争上游，也是没有安乐日子过的。希望调和，没有不失望的。那一班标榜调和的人，不过是在新派、旧派两边，都挂一个号，将来那一边得胜就附在那一边，向着那失败一边再踢两脚，口里还说道可怜你总没有听我的话。回来这一边势力大起来，他又来说我本来主张调和的，你失败的时候我也有同情，你不可以忘记了我。到得两头落空的时候，他还要自明不得已的苦衷。所以这班调和的人物，不是因为要把两边的争息了来主张调和，实在是明晓得新的是，旧的非，新的可以适应，旧的终归淘汰，然而不愿意帮着正当的去冒危险，所以不能不依附在旧的势力底下，等他倒灭了再钻过来又怕路封断了，所以把调和两字做一个引线。他的讲调和，现在攻击章行严的，如东荪、曲江两位先生，大概对于这一种调和议论，是久怀不满，不过到今日发表出来。他从来何以不发表呢？就是因为社会上对于调和的迷信太深了，讲了出去，就会被人家疑心是过激，结果就不免受人迫害。而且觉悟的人太少，讲了也没有好几个人晓得。这种苦衷与我们虽然不尽相同，却是总可以想象得到。然而现在居然四面响应，这就可见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势力，我们万万不可以无视他。国民醒悟了调和的不行，才有这种现象。以后的社会，不是可以拿调和骗他的，这是定了。我们想起来，不由得不喜欢。但是我想如果国民早日没有希望调和了局的心事，袁世凯没有定二十一条款以前，已经把革新的主张实现起来，人民自己拿着自己权力，

来决定这件事，那二十一条款有什么方法可以成立？就是这一回内乱，也就无从发生，卖国密约也没有方法定了。人民自己不努力，去希望调和，就会得这种结果，现在后悔也来不及，所以我说觉悟太迟。

不过觉悟是要有失败才能够发生。以前的过失，虽然无可挽回，如果以后所有事情，都由国民自己出力去做，拿着采葑采菲的例，还可以要章行严自决的下半截，来供国民公用一下子，所谓收之桑榆。从前的失败，就算买这个觉悟的代价，虽然代价贵了一点，也很甘心的。不过现在看这个局面，恐怕没有到这个程度。自决的精神，平等的组织，自由合意的运动，把所有好名词都拢在一起，他的实行机会，究竟在那一天，我还没有敢决定。他要达这个目的，从那里做起，大多数还没有想到。我想胡适之教授所讲“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”差不多，就针对现在一般思想界的毛病来发的。因为逐个问题没有一定的主张，那所谓自决的怎样决法，也是空洞洞的。你不能告诉人家某件事情应该怎样做，那旧的终久不会自己让位，等你来临渴掘井。况且这空漠主张，没有具体的逐件问题的解决方法，一时间人心虽然摇动了，终久人民要厌倦下来，还是回复了几年前的状态，把这无聊的牺牲，再演一回，那就真真不值了。所以反对调和，主张自决，最要紧的还是把新的旧的逐件问题同他解释清楚，利弊所在，如何才能够着手改良。有了这一步工夫，这个觉悟才有内容，这个自决才有把握。如果把这一截工夫通忘记了，那不坚固，不明晰的主张，一碰了挫折，一回试验没有成功，就是根本上动摇起来，免不得还再有希望调和感谢调和的日子。这一层或者是我的过虑，但是我不能以为或者是过虑就不说出来。至于主张调和的，现在有什么目的，本不在这范围里头。关

朱执信集

于新旧进化的理论，别的人讲了也不少了，我可以不必再说。我的目的也不在乎这一层，只望国民能够离了等别人调和的理想，进入自己活动的门路。

据《朱执信集》刊印。

朝鲜代表在和会之请愿

此次朝鲜代表金奎植氏，在巴黎和会，提出请愿书，请求离日本之束缚，改造朝鲜为一独立国家。其事不特耸动世界耳目，兼与东方受侮民族，以最大之刺激教训，实为一重要事实。我国研究者不可忽略者也。朝鲜之亡国，在中国几视为既定事实，而一朝突受世界潮流之感动，乃演此空前之悲剧。人种苟存，其力量可得麻醉，而不可得消亡，于此益可知之。而对于此请愿，欧洲人之态度，正亦在可研究之列。日本国民对于此之应付如何，为朝鲜人计，当采如何之方针，均属吾人所应知者。故略述其事实，加以论评。

其请愿书(由英文译出)全文如下：

敬启

(一)高丽民族有一定之国民生活及文化者，四千二百余年，为亚洲历史的一国家。此四十二世纪之中，大部分之时期，高丽享有国家独立(案高丽历史推源于檀君兄弟，谓其建国在中国古代唐尧之二十六年)。

经承认之高丽独立

(二)以日本、英国、美国、其他国家与高丽政府所定修好通商条约中，已经承认高丽之继续存在，为一独立主权国。在一八八二年五月二十二日，高丽与美国在汉城所订条约，

切实声明有云：“万一两国中有一国受别国不平或压迫，则以通知于缔约他一国，其国当以其尽力，使该事项解决有利，以示友谊。”又在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之马关条约，日本要求中国确认：“高丽之完全独立自治。”在第一次英日同盟（一九〇二年正月订定）协定，日、英两国承认且允保护高丽之独立。最后高丽、日本间一九〇四年之攻守同盟条约，日本特别保证高丽之独立与保全。

高丽独立为国际的信认

(三)此等条约，不仅承认保证高丽之独立存在为一主权国也。实依于国际之权威与公认以为基础，而有一国家欲凌蔑之者，实难逃他国之干涉矫正之也。

日本侵犯高丽独立

(四)而日本实侵犯高丽之独立。当时日本政府——依于欺诈与胁迫——强逼缔结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二日之条约。以此条约，当时高丽皇帝称言以高丽全国主权并当时一千五百余万人民，完全永远让与“日本皇帝陛下”。

高丽人之反抗

(五)以其侵犯高丽主权，而以此一国并为日本之一省，故高丽人民曾经极力反抗，现尚不休。

(六)此种反对，日增日烈，以日本统治高丽所用方法使之然也。此其方法，实仿效普国之治东边诸省，及修列斯维、何伦斯坦（案此为德国前夺自丹麦者）暨阿尔萨斯、鹿林者而行之，无所宽容，不遗余力。日本于名义、于实际，均决定变高丽为日本之一省。其达此目的，则以惨酷之待遇，图灭绝爱国主义之根柢——爱国心、国语、国史。又独揽教

育及财富二事，而资之以扑灭高丽人爱国心。

日本之独揽高丽教育及财富

(七)不论何种现代教育，苟超过一定程度，足以鼓舞寺内伯爵——合并高丽之日本统监——所谓“危险思想”者，或则全被禁止，或则于日本政府监理之下，为糟粕之教授。而高丽学生即以自费欲求往学于欧美者，亦概被禁止。

(八)一切高丽富人，殆皆被逼用一日本支配人在其家中，理其财产及其收支。而高丽人存款于银行者(其银行皆日本所设)，设非将用钱目的报告银行，则一时不能提回存款中之巨额。

日本与基督教

(九)日本当局设种种方法，使基督教会 在高丽之传道事业失败断望，以为此实反对日本在此半岛之根本利益者也。而用警察力以为之者尤多。即此岂不足见日本人在高丽所为，实际视基督教为一大力，能阻日本在此邦政治系统之成功乎？

日本人之高丽

(十)日本当局自称已加改良于高丽。然当记忆“改良之大多数，以其价值论，可以于改良流刑殖民地见之”(纽约“高丽迫害事件”)。而其全数，固皆以高丽人工，及高丽纳税人之财力，为日本人之利益，及日本之便利为之。而日当局则为此辈，囊括高丽，以为消容此辈之殖民地也。

(十一)日本之统治管理高丽，全为宗主国的统治，如谓为私利的国民统治则尤明切矣。除却以畜牧者主人视其奴隶、家畜为其财产而爱护之之感情以外，高丽之公安，未尝入日

本政治之计划也。

反对全世界之日本

(十二)在高丽人民之困厄，固为要求高丽分离，解除日本对其人民之束缚之直接理由。而又以世界重要利益有关(此中法国亚洲之利益，与英、美两国在亚洲及太平洋之利为尤)，益使其有理由矣。

(十三)关于商业贸易，日本排斥西人在高丽之商贾。收从来高丽与外国订立修好通商条约所与之利益，尽归日本商人手中。其排斥西方竞争商人也，日本实继续甚久。而在昔时，彼固僵守孤立。在今日，彼犹以此胁威，将排除西人在东亚之势力，而以污浊之远东门罗主义适用焉。

日本之大陆政策

(十四)此固为日本甚长远之政治计画，而触及法国及英美重要利益者也(而其继续并合高丽实为之显示)。日本以外之国家之危险(英美法均在其内)，无不在于日本之无际限大陆政策实行一事。此种政策计画：第一，在统辖管理中国之人力富源，以攫取亚洲霸权(以日本之保有高丽为大陆上根据地使之可能)。第二，则支配太平洋以为惟一手段，以求日本移民入澳洲、美国无限之门户。

实现之政策

(十五)日本之大陆政策，已于事实现出如下：

(甲)以其两次战争成功，使彼成为亚洲最大陆军国，恰似普国再战再胜，而为欧洲最大陆军国。

(乙)以其并合高丽。

(丙)以其在南满、东内蒙，以日本代中国施其威权。

(丁)以其企图在和会中,求得承继德国所有及特权在中国山东省中者,青岛亦包在其内。

(戊)以其逐渐支配中国,并其未开发之人力富源,归于日本管辖。一切循用从前所施于高丽之方法,其名则曰“政治必要”。

(己)又以其赤道北南洋诸岛归日本领有,使日本离澳洲更近二千里,而以根据地与海军,实际统辖太平洋全地区者也。

高丽之革命

(十六)以高丽人民对于日本之合并其国,及其天皇所委官吏政治压制进行,为抗拒与反对,遂有此次高丽革命出现。三月一日午后一时,高丽人民及国家宣言独立。此种独立,以国民独立协会之形行之。此协会含有高丽人三百万,而代表一千八百七十万在高丽本土暨中国、西伯利、夏威彝及美国之高丽人,达其愿望与意志。宣言中有曰:“求得自由权,与吾人自身国民性格之不绝进展。以吾人置诸改造世界之主义之下,求吾人之独立,拭去污损,驱除现在为患者。贻吾人子孙以永久自由,而勿予以苦痛及羞辱之遗产。此吾人之神圣义务也。”

革命之进行

(十七)高丽代表——以高丽国民独立协会及其他为高丽独立而组织之各团联合而成之“新高丽青年结合”所派遣者——屡接海电通知,报告革命之进行,与国民独立运动。在巴黎于去七日,接经上海来之高丽国民独立协会通知,其中一部如下:“吾人以三月念六日开大示威运动于京城,

吾人国旗悬于城中山上。日本政府拘引参加者二百人。两方各有死伤。三南(即京城以南各省)逐日奋起。于东西伯利及满洲，亦行高丽人示威运动。”

高丽民国

(十八)同电又报告高丽临时政府之组织，其中包有总统、副总统、国务卿、内务、财政、司法、军务各总长。政府中有朴泳孝公及李承晚、安昌浩、李东晖各氏。朴泳孝者，高丽史中一八八四年急进党运动五领袖中之一也。一八八四年之急进党，推彼为首，以促进高丽现代之改革。合并以前，曾一为内务大臣。李承晚者，美国哈华大学之学士，布令斯顿大学之哲学博士也。自一八九四年，彼已为旧高丽独立俱乐部(独立协会)之首领。其为政治上工作也，已曾入狱，且被械系。安昌浩为新人会之创设者，自一九〇五年，已为青年高丽国民党(青年爱国党)之魁首，现为国民会中央总会长。李东晖为故高丽陆军参领，为满洲及西伯利高丽国民党公认之首领，亦曾被日本政府械系者也。

日本之压迫

(十九)四月十日，高丽代表复接一通知，内言：“自三月一起，以至该日，主动的独立运动之示威运动，徧于各地，指挥如意。代表者(案指高丽本土之代表)以演说及宣言为之，采受动的革命，女孩尤为剧烈。敌人(日本)之工场仓库等皆见罢工。吾人之教堂、学校、仓库，所至皆被闭锁。男女被囚者三万二千人，重伤者十万人，其中有老人及妇稚。内地运输杜绝，敌人(日本)采残虐之行动。教会现正以真相布告天下。”四月十一日，高丽代表续接通知，备述

日本人之残酷云：“日本三月廿八日开始大虐杀于高丽。在京城三时间之示威运动之际，人民无武装而被杀者过千人。鞭打、枪击、钩刺之施诸人民者，通于全高丽，惨不忍言。教堂、学校首领之家屋，均被破坏。妇人被裸鞭打于群众之间，而首领家族之妇女尤甚。其囚者皆加桎梏。医生视察伤者，亦被禁止。吾人求外国红十字会急来相助。吾人已决心战至高丽人尽死而后已。吾人信上帝之能相佑也。”关于此项一切消息，已见欧美各报，吾人惟引最近伦敦泰晤士之东京通信，即已足矣。此通信载于去四月十七日纸上，其题目为《高丽之权利》。内言：“当人认高丽骚动为仅能出于同一根源之时，日本政府之决定增加驻高丽陆军定员，诱起新闻之批评。在一般议论，均谓遇有机会，以文官总督易武官总督一事，必不能免。《日日新闻》以此骚动归于民族自决主义之误用，及宣教师之煽动。《时事新报》则证言高丽须改良之处甚多。又有其他新闻杂志，论高丽人决非劣等民族。……”

取消条约合并

(二十)高丽人民要求宣布一九一〇年八月二十二日所缔结合并条约无效，不复行用。或由和议以此请愿书及附属说明书之所述理由，宣告取消之。其理由之尤重要者如左：

(第一)该合并条约以诈欺胁迫缔结之，在其为法律与为国际记录之有效性，已经灭失。不待计当时高丽皇帝有无权利，可将一千五百万之人民，与为独立主权国四千二百年之国土，让与“日本皇帝陛下”也。

(第二)高丽人民及国家，否认傀儡高丽皇帝有权缔该约。